



射阳河

名家有约

射阳之美

□赵永生

1

射阳成陆是渐进的。洋流与潮汐形成了这块成长的土地,每年以五千到一万亩面积,向黄海推进。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廷在海河设关口征税,那地方叫小关子。关口之外,荒无人烟。清同治二年(1863),一个叫范港尾子的地方陆续有人到此落户,民国八年(1919),南通人到此垦殖,取名合德,即“合资垦殖,施德于民”。民国三十一年(1942)4月,建射阳县,民国三十八年(1949)2月,几度搬迁的射阳县政府定治合德。

这就是射阳这块土地。明清年间,这片土地以潮涌港为界,南北分为盐城县与阜宁县所辖,均属淮安府。1941年为抗战,盐阜区行政公署决定在射阳河以南,串场河以东,黄沙港以北区域建一个县,以整合力量,粉碎日本侵略者的大扫荡。叫什么叫?中国人讲究阴阳,有“山之南为阳,山之北为阴。河之北为阳,河之南为阴”之说。其实是具象的坐北朝南,按此说法,应叫射阳县。商量的人想来想去,觉得“射阴”不雅,用射阳之名,又有违阴阳学说。邹鲁山说,汉高祖时,刘邦曾在射阳湖(今宝应境内)北设射阳侯国,后国除,改为射阳县。负责建县工作的人最后商定沿用西汉时射阳县原名。

这是射阳县名的来历。汉高祖立国封侯,汉惠帝去国改县。一代帝王钦定的地名,空挂着。在好多史料中,说射阳时,总要加注此射阳不是现在的射阳县,好像不无道理,其实也不尽其然。那个时候的射阳,确实不是现在的射阳,但现在的射阳,倒真是那个射阳。

从汉代走到现代,2000多里路,走了2100多年,终于落地生根,有了自己的属地,就是这个,多好!

射阳之美,在于沧桑田初长成的年轻之美。在于年轻俊俏,古老邑名的传承之美。

2

在全国有海岸线的县份中,射阳最长。拥有太平洋西海岸最大的海涂型生态湿地,林木覆盖率28.5%,为江苏省第二。

滩涂湿地是射阳的地理标志。

在这片湿地上,有植物451种,两栖爬行动物44种,鱼类280种,哺乳类48种;有鸟类400多种,其中被国家列入一类保护的就有11种,二类保护的为69种。每年有1100多只丹顶鹤到这里越冬,占世界野生种群的41%以上。有近千只鹤在此生活,近千只黑嘴鸥在此繁殖。

这片湿地还是不同鸟类联袂的场所。东北亚与澳大利亚候鸟迁徙时在这里停歇,水禽在这里越冬。寒来暑往,春去秋归,有300多万

只岸鸟迁飞时经过,近20万只水禽在此越冬。有“鸟天堂禽世界”之誉。

射阳滩涂,景色四季。春天的风景是平面,如同春风,清扬且舒展,滩涂的坡地与水冲,被刚露头的芦苇、白茅还有香蒲覆盖着,一片浅绿,潮间留水养出滩涂的灵气。昆虫并不在意这些绿色,它们的需要其实就是一个“湿”字,深海的鱼,不会赶潮而来,岸边的浮游被推进了潮间,享受着阳光、地热与没有涌动的宁静,也在各取所需的觅食中消亡。这个时候的小蟹,壳质柔软,豌豆般大小,但行动迅速,穿梭般往来于草丛,一遇其他响动,便就近入窟,了无踪影。狸兔的奔跑,并非追杀,踏落浪花,划一条弧线与水鸟同飞。……夏天的滩涂青纱成帐,被绿色堆满,飞禽盘桓于芦苇之上,有时以集群之势,掀起芦梢微波,一旦落下,便私语密密。走兽在草丛行走,慢悠悠如信步,不时叨上两口在夹缝中生长出来的青苔嫩叶,比如霞,比如蒲,比如白茅。遇上行人踩出的滩涂小道,也会争先奔跑,以试其力。秋天的滩涂芦花似雪,红菱如火,野草野菜都有了果实,飞出来或走出来的禽兽,个个添膘一身。霜降一过,各种候鸟,不约而同,在这块滩涂各圈一地,快乐生活,悠然自得。随着西伯利亚的寒流,丹顶鹤来了,那仙风道骨,一脚踩在滩涂上,风景顿起,整个滩涂如中国画,长卷无轴……

射阳之美,美在滩涂,鹤影湿地。

3

在海退陆进的过程中,射阳这片土地总是走在前面,引领着拓荒者步步为营,然后有了村庄与城市,有了小桥流水,有了鸟语花香,有了现代文明,有了沐光向海的不懈追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86年来射阳考察时,赋诗:人人尽说滩涂好,我爱射阳志气高。杉林虾池芦苇荡,招来仙鹤迎大潮。

在盐城沿海建港口,是射阳人首提。在射阳人的努力下,1978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建射阳港。射阳人以港口建设带动沿海开发,1994年获批准为国家二类对外开放口岸。现在的射阳,商港、渔港、空港“三港”竞相崛起。港口的通航能力已经超过3.5万吨,并通过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的审批;国家中心渔港的提升工程接二连三,高潮迭起,展开更为广泛的渔业经济合作……

射阳之美,美在射阳人敢想敢干,敢为人先。

4

花的世界。这是对射阳的赞美。昔日,尽说棉花之乡。曾经年产皮棉百万担,获全国九连冠的棉花之乡。从雅黄微红到银色花絮,从初夏到秋冬,整个射阳铺在花海里。

现在的花,随着四季铺开。春意盎然中,桃花露出粉脸,从长荡笑开,然后向新坍荡漾。过

不了几天,海河水梨炸出白盈盈的鲜嫩,沿着海河,两岸尽染。在靠渔湾,在陡港小岛,在陈家洋的后湾,在阜余的花园头,遍地散落梨花雨。接下来是油菜花,射阳河陷入花海,在路家尖,在鲍家墩,在千秋港,在耕耦堂,在小庙口,鹤乡黄花分外香。荷花夏季,在射阳总是不经意地存在,河边,塘旁,田间规则以外的拐角处,栽它,多是欣赏。为了花香,为了尝一口花香藕的脆嫩、甘甜与无蔗,为了中秋的果盘,为了荷塘月色。稻花香飘时,溢着射阳大地的原香,那花小气得有点金贵,星星点点,依附着嫩壳,等候孕育灌浆,当花谢去时,遍地金黄,然后着“射阳大米”之披风,裹一身米香,走进大江南北的烟火人间,特别是上海人家。到了寒露,雏菊花开,现出一地惊喜,五颜六色,香气四溢,是药料,是茶品,是盆景……

射阳之美,美在花香四季。

5

射阳有湿地、海洋和森林三大生态系统,由此彰显海风河韵、水绿生态。

河之韵,首提射阳河。没人知道射阳河有多少个湾,但知道河韵之韵在河湾。湾是河的韵,韵是河的湾。射阳河在千秋拐了几个弯,就有了沙港半岛与北尖半岛。千秋电影的传说,传递着河岸乡民的良好愿望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天福寺的梵音让人想起弘一法师的布道之声。从张寨的华成公司遗址、魏家闸口、避潮墩,到东西防避港、王桥头闸口、竹节堆,每一个地方都有与此关联着的历史故事。

射阳闸节制着河水东流,以此为射阳河口风景区渐次形成。河之北,“苏联专家楼”,不仅是中苏友谊的象征,更彰显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是那样尊重知识与尊重人才。然后,便是陆文夫与风章的入住,这两位文学大师在这幢房子里思考并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名篇,比如《美食家》,比如《路的呼唤》。河之南,由东湖与西湖滋养着的日月岛建设得风生水起。

海河之河,为射阳河而开。明万历年间,射阳河泄水流量不够,西水无法东去入海,总是因雨成灾。盐城知县杨瑞云在沟墩处串场河东将一个叫做沟的退潮水沟疏浚成河,通河达海,叫海河,缓解了射阳河行水压力。于是,就有了海河古镇的河韵,有了乾隆年间的通海之关及关署,有了光绪年间的义渡及石碑,有了百年古镇的沧桑,有了陡港小岛与旭日乡居的风光,也有了新潮九队的如歌岁月。

黄沙河畔遮天蔽日水杉行道,营造了40万平方米的森林氧吧;新洋河边的桑乐小镇,叙述着吐丝成茧与破茧成蝶的故事;溱阳河细水长流,苏式园林的精致与苏北原野的粗犷相得益彰……

射阳之美,美在河海相通,美美与共。

□江正

美好时光

□仇士鹏

春耕,是缄默寡言的农家人对土地的一次盛大的抒情。

水田里,白鹭三三两两地立着,披着经冬未消的白雪,侧耳谛听春天的脉动。燕子剪开了柳叶,街着从南国捎回的阳春的消息,在天地间奔走相告。村庄静卧在一片水墨色的流云下,它还没从严寒中缓过劲来,睁着惺忪的睡眼,懒懒地望着冉冉升起的炊烟。风中,春寒犹在,却已润上了晨光的明媚,裹挟着父亲每一次呼吸,在水田里划开涟漪道道。

“走,下田去。”父亲抖了抖牛绳,招呼着老伙计,共赴与春天的约会。

蓑衣是父亲的礼服,斗笠上有春天一年年留下的吻痕。牵着牛,扛着犁铧,父亲像是诗人,举起手,把灵感提在笔尖,准备在地上纵横泼墨。走进水田,脚步认领着大地的肥沃与强壮,闲置了一个冬天的犁在掌中鼓起臂膀,坚硬、充实的触感让父亲感到踏实而愉悦。

随着风甩出一声清亮的呼号,蓄势已久的耒耜终于从名词变成了一个极具暴力美学的动词。宣泄、挥霍,趁着激动的心情,借着一鼓作气的东风,为整片田地写下农家人对春天崭新的定义。你看,犁铧正卖力地破开土层,种下入木三分的诗行,用铺陈、起伏的排比虔诚地颂扬春天。当波浪涌动的时候,一声声惊叹将顶着深深浅浅的绿意,从大地上次第生长出来。

牛打着响鼻,与远方的白鹭与燕子一一问好。闷了一个冬天,它的每一块肌肉都蓄满了力量,需要释放。父亲把鞭子的力度全留在了半空,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朵。十年了,这头牛和我一起长大,已经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一根脊梁骨。不会说话的它,用不停甩动的尾巴表达它的欢喜。蹄子下,烂泥块向后翻起,又被父亲踩开——就像是踩碎过去一年的遗憾与辛劳,让它们化作岁月的丰饶,滋养新生的故事生长、冲破,一年更比一年丰茂。

他们相信,只要蹄子踩在田间,源源不断的动力就从身体里反身出来;只要脚踩在大地上,绵绵不绝的福祉就会从生活里探出头来。

休息的时候,父亲倚靠着牛,坐在田埂边。他的目光缓缓向上漫去,漫过一株幼苗的高度,漫过村庄的篱笆,沿着杏花遥指的方向,一路望向天空,望向降落到未来的一场场大雪,望向贮存在天空上的一朵朵阳光。那一刻,无数农谚在他的旱烟里冒出,他佝偻的身影里渐渐有了气象学专家的轮廓。

唐代诗人钱起曾遗憾地说道:“日长农有暇,悔不带经来。”其实,这片浪漫水田就是最好的经书,农家人一直是最勤奋的求学者,日日耕读,夜夜怀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于是耕种的姿势成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最质朴的缩影,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而稳重地前行,收获。

“知道时节的雨就是好雨”,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并不会背唐诗三百首,却能慢条斯理地吟诵“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和播种的技巧一起深深烙印在他的骨子里。当春雨如约而至,父亲便会点起烟,坐在窗边,静静地听它呢喃絮语,聆听这一年的生活渐渐潺潺,轻轻抽芽的声音。这是来自上天的恩赐,莫名的,他也相信这是老天爷对他这一年的祝福。

或许,比起我,父亲更懂得春天的浪漫吧。在他弯曲的腰背上,我看见了春天最生机勃勃的笑容。

如今,我已脱离了乡村,过着脚不沾土的生活,但每到春天,我总会想起春耕时的情景。原来,时间也像一头老牛,早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一些风雨温柔的梦里,我依旧能够听见犁与土壤的耳鬓厮磨,而春意便在日子更鲜亮地涌出来。

我渐渐意识到,春耕已经脱离了一项农事的概念,成了一枚文化符号,一种生存美学的象征,一种希望与喜悦在春天的隐喻。那广袤的土地在每一年都酝酿出无数蠢蠢欲动的灵感,只等待着那颗热爱生活的心前去勾勒,去着色。

而父亲的画技,早在千年前,就让王维难握心旌,怅然吟式微了。“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这写的,不正是收工回家,笑意盈盈的父亲吗?

名家有约

美好时光

鹤乡风物

鹤乡风物

桑木扁担

老家在乡村,一直以种菜为生。随着城市大建设,前年老家要整体搬迁了,乡亲们将一起搬进政府为他们新建的安置房。得到这个消息,在搬家那段时间里我特地回了趟老家,百年老屋的墙上写着大大小小的“拆”字。一辆搬家公司的车子停在邻家大嫂的门口,车上已经装得满满,驾驶员不停地按着喇叭,催促大嫂快点上车。我走进大嫂家,就见屋里除了一些养蚕等种菜的农具外,已是空空荡荡,大嫂怀里抱着一根桑木扁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外走。

我上前问大嫂:“你们马上就要住进楼房了,又不种菜了,你还带着这根扁担干什么?”大嫂把扁担扛在地上说:“三子兄弟,这根桑木扁担跟着我几十年了,它承载的故事用这根扁担都挑不动哇!”

大嫂在娘家时是种农田的,虽然和我们一样都是农民,但干活却不一样。种菜要比种田忙很多,特别是夏天,是蔬菜生长的旺季,从端午到冬至种菜人是没有歇时的,每天都要挑百多担水浇菜,肩膀磨得像石板路一样。种菜的人对扁担很讲究,挑水浇菜,上街卖菜都离不开它,他们的扁担多是用桑木做成

的,有韧性。大嫂刚嫁过来时只是帮大哥打下手,不常下地干活。

一年后,大嫂给大哥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大哥家三代单传,这个大胖小子的降临,大哥家上上下下都笑逐颜开。

可是在他们的儿子蹒跚学步时,一场车祸夺去了大哥的一条腿。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大嫂便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她硬撑着顶起了家里的大梁,每天和村里的男人一样挑着粪桶在菜地间穿梭,大嫂好想有一根得心应手的好扁担啊。

大嫂的爸爸知道后,就把家里的那根桑木砍了,请木匠做了一根扁担送到大嫂家。大嫂看到爸爸把家里的桑木砍了,眼泪止不住大滴大滴流了出来。

在大嫂刚出世那年,她爸爸从外面带回来一棵桑树苗栽在屋后,没过几年这棵桑树就长枝散叶。在大嫂的记忆里,那棵桑树长得比自己快,等到自己上学时,树冠已高过屋檐。

春天的时候,大嫂和她的小伙伴们常常摘下一些桑叶拾掇干净,把它们平平地放在一个纸盒里,然后捉几条白白胖胖的蚕宝宝爬在

上面,托着腮久久地端详着蚕宝宝们沿着桑叶边缘蠕动着笨拙的身体,有节奏地点头进食。

到了夏天,树上挂满了红红紫紫粒粒饱满的桑果,熟得能滴出汁来,常常引来一些小孩偷偷地爬上树去,挑那些熟了桑果摘下几挂匆匆溜下地。遇到这种事大嫂就会跑到屋里告诉爷爷,爷爷就当没听见。长大后爸爸告诉大嫂:爷爷是装没听见,他怕出去后吓着孩子们,万一小孩从树上摔下来就不好了。

这棵桑树一四年四季给他们一家三代带来了许多欢乐,伴着大嫂从一个小姑娘长大成人,直到出嫁。可是大嫂的爸爸爱女心切,忍痛砍了这棵桑树,做了一根扁担送给她……

这么多年来,大嫂用这根桑木扁担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一头是艰辛,一头是希望。她精心照顾公公婆婆和丈夫的生活起居,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培养到大学毕业,并娶了媳妇有了孩子,直到现在一家四世同堂,和睦和睦……

此时看着大嫂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一双黧黑粗糙的双手,和怀里抱着的那根油亮发红的桑木扁担,我明白了,大嫂收藏和传承下去的不仅仅是一根扁担,更是淳朴、勤奋、务实、肯干的家风和农民的本色。



春到鹤城美 吴洪民摄